

书桌平静

又一年

王春瑜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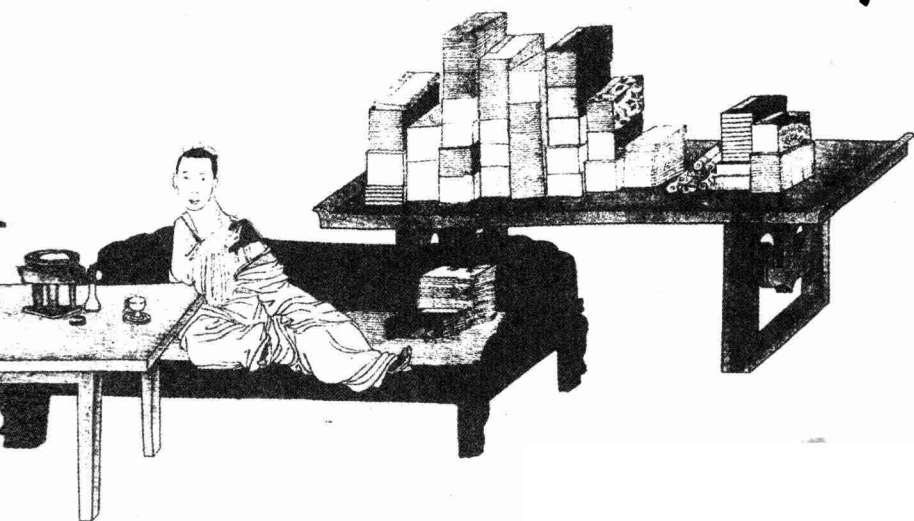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书桌平静

又一年

王春瑜 /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桌平静又一年/王春瑜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251-884-1

I. ①书… II. ①王…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1196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书桌平静又一年

作 者	王春瑜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884-1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朝暮筆耕送晚霞
書海拾貝度年華
我心如熾君知否
春潮澎湃到天涯

王春新

庚寅
小雲



Contents 目录

001 书海偶记

003	自古君王不认错——读《玉抱肚·官悟》	047	一是一，二是二——说后妃
005	发指皆裂——读《诏狱惨言》	050	难以切除的毒瘤——说太监
009	薛宝钗与大锅饭	053	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 ——评《中国政治制度史》
011	不可能成功——论探春“改革”	055	耳目一新——读《明代的儒学教官》
013	实乃抄袭——“边调曲儿”辨	057	防骗奇书：《杜骗新书》
019	李岩·《西江月》·《商榷杂忆》	061	《新“三言”“二拍”》序
026	别具一格——评《中国思想发展史》	064	十年辛苦非寻常
030	没有光明的黑暗王国——说《卖油郎》	066	读古人临终诗词
034	中华文化一枝花——谈中国武侠小说	068	藏书泪
036	请君一睹神仙荟 ——读《中国行业神崇拜》	069	书神之吼
038	谁是江上吹箫人	071	藏书百态
039	风流道士杨世昌	072	《逃难记》逃难记
040	一本奇特的伪书	074	奇书一瞥
042	文采不会从天降	076	严霜结庭兰
045	是人不是神——说皇帝	078	您喜欢这几本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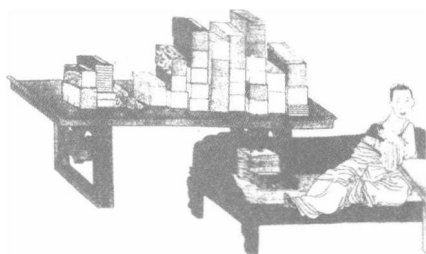
081	这才是突破	119	功夫文章学子书
082	学案最高惟寂寞	121	“沉舟”浮出水面——读向阳湖书二种
084	莫听穿林打叶声	124	墨葬
085	无读不丈夫	126	重读救荒史
087	我若暴富	127	《腕儿》联想
089	有福方读书	129	别了,《兔园策》
091	书桌平静又一年	130	霸气
093	禁锢不住的头脑	131	别了,老虎屎
096	哀亡书	133	好书不厌千回读
098	说性爱描写	133	万里长风吹古愁
100	料应厌作人间语	137	明沙带雪惊寒夜
103	合理的离奇——读《刘伯温与哪吒城》	138	为真理而鸣
106	挑灯喜读磨剑篇	140	书林自有金石声
110	读茉莉花诗词	142	休想封杀
112	读金庸《碧血剑》札记	144	《新编日知录》序
117	居高声自远		

147 世说新语

- | | | | |
|-----|---------|-----|-----------|
| 149 | 阿 Q 千秋 | 165 | 儒商 |
| 149 | 马桶学者 | 166 | 浮肿病 |
| 150 | 当仁不让 | 167 | 如此风马牛 |
| 151 | 重拾荒城 | 168 | 大师 |
| 151 | 大题小作 | 169 | 选家 |
| 152 | 冬天童话 | 170 | 原任…… |
| 153 | 棚友 | 170 | 卖痴呆 |
| 153 | 众志成城 | 171 | 废书 |
| 154 | 王八克星 | 172 | 坟草 |
| 155 | 奇迹 | 173 | 谢反腐 |
| 155 | “三大” | 173 | 续貂 |
| 156 | 求名 | 174 | 急急风 |
| 157 | 谈“虎”色不变 | 175 | 假怀孕 |
| 157 | 故弄玄虚 | 175 | 《学风大辞典》举隅 |
| 158 | 捉放嘲 | 176 | 世纪梦 |
| 159 | 遥看春色 | 177 | “小学生” |
| 160 | “毁”人不倦 | 178 | 书名 |
| 161 | 礼多 | 178 | 虫灾 |
| 162 | 厕小风大 | 179 | 流失 |
| 163 | 学而劣则仕 | 180 | 恶骂 |
| 163 | 哭穷 | 180 | 狂甩 |
| 164 | 造神 | 181 | 怪圈 |

182	“错到底”	202	西瓜皮词典（下）
183	忧浮肿	203	新编《水浒》人物语录
183	牛汪	205	新编《孟子》
184	叔伯气	206	动物语录
185	假领头	208	假僧
186	擂鼓三通	208	古本《老子》今译
187	谈虫色变	209	新编《西游记》人物语录
187	犹记风吹水上鳞	211	学术乎？魔术乎？
188	树殇	212	拉郎配
189	疯狂消费	213	奇迹乎
190	“水浒气”	213	二老言
191	文坛邪风	214	保卫战
193	裁判	215	爬灰
193	“老作家”	216	恶病
195	小保姆言	217	破头先
196	天高皇帝近	217	隔膜
197	“二两半文化”	218	鼓捣猫腻
198	揣着明白	219	稿费
199	钓鱼	219	梁任公言
200	论语新编	220	官大等于学问大？
200	西瓜皮词典（上）	221	不识泰山
202	钟馗大笑		

书海偶记



自古君王不认错——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嘁嘁喳喳，其实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董子文集》卷1），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32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耿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推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南京都察院志》）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

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新唐书·魏征传》），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惟其如此，元末诗人张宪单刀直入地说，“其杀征之意，未尝不根于心也”，并写了一首长诗《代魏征田舍翁词》，辛辣地嘲讽道：“喜臣则谓臣妩媚，恶臣则谓臣田舍翁……臣幸而身先朝露，使臣不幸，恐不免随比干，似龙逢，独不记臣言良与忠！”（《玉笥集》卷2）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

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进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且介亭杂文·隔膜》）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

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份。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彻理的耳光。彻理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率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捶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南村辍耕录》卷2）原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乃是主人与所豢养的良犬的关系。

此中奥妙，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没有识破。宋代的包拯，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清官”，也是个曾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疾，唾溅帝面”（《曲洧旧闻》卷1）的谏臣。但是，元代的民间戏文中，却这样描绘他的身份：“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敌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糴米杂剧》）显然，在封建皇帝面前，被其目为狗、奴的谏官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进谏究竟有多大、多久的效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发指皆裂——读《诏狱惨言》

《诏狱惨言》，这是一本只有14页的小书，收在《指海》丛书第五函中。作者为了隐姓埋名，署“燕客具草”撰，但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这本书很值得一读。透过它所记录的使明末清初不少读者

“发指皆裂”的血腥事实，三百多年前极端专制主义君权统治下的特种监狱——诏狱的罪恶种种，便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何谓诏狱？新版《辞海》解释说，即“皇帝诏令拘禁犯人的监狱”。这个解释是比较贴切的。当然，跟封建专制主义锁链上的种种“国粹”一样，诏狱并非是明代的“特产”，而是资格甚老，古已有之。史载，“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汉书·文帝纪》）可见汉文帝时已设诏狱。当然，在汉代及以后的朝代，有时也把奉皇帝诏书审讯的案件，称为诏狱。但比起《诏狱惨言》中所述明末的诏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诏狱惨言》记的是“天启乙丑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公元1625年的“六君子”关在诏狱受尽迫害的情景。所谓“六君子”是指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金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起先，臭名昭著的阉党头子魏忠贤，拉大旗作虎皮，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

但是，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明史》卷306贾维华传）。

这样，杨涟等人就被分别诬陷为接受熊廷弼贿赂，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清）之战中丧师辱国的罪名，实在是“罪莫大焉”。（按：熊廷弼的被杀，本身就是个大冤案）更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残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来。请看：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按：魏忠贤的干儿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

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蒙上脓血如染。

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

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
呦呦如小儿啼。

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死于锁头（按：狱卒之头）叶文仲之手。

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限于篇幅，我们不便详细摘抄《诏狱惨言》中杨涟等所受的种种折磨，以及书内对诏狱中各种刑具的介绍。但仅从上述的节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审问之前，审问官“袖中已有成案”，早已编造好假口供，审问完毕，便“具疏以进”，直接报给皇帝。堂堂国家大臣被任意诬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杀，一个个都惨死于诏狱之中。

人们不禁要问，明代有完备的司法机关，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简称三法司），在审讯杨涟等人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过问？

这是因为，诏狱是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谁也奈何不得。凡是诏狱关押的人犯，三法司谁也不敢问津。惟其如此，诏狱比起一般监狱来，才显得更加暗无天日。

诏狱中的一件件冤案，“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祁彪佳集》卷1），“法官非胆力大于身者，未易平反也”（《万历野获编》卷21）。在诏狱中动辄被害死，固然是司空见惯，但谁想要活着出来，更是难于上青天。

万历年间，诏狱中不仅关了几百人，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圉圉”（《明史》刑法志三），有些人竟然一关就是几十年。钱若赓在礼部任职期间，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朱便想找个机会把他杀掉。后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被诬为酷吏，由朱翊钧亲自下令，投入诏狱。钱若赓结果坐牢达37年之久，终不得释。

他的儿子钱敬忠成为进士后，连连上疏鸣冤，读来真是字字血泪：

“臣父下狱时，年未及四十，臣甫周一岁，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见父就狱，两岁之中，相继断肠而死。……止余臣兄弟三人，俱断乳未几，相依圜土。父以刀俎残喘，实兼母师之事。父子四人，聚处粪溷之中，推燥就湿，把哺煦濡……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不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鲒埼亭集》卷6）

幸亏钱敬忠上疏时，朱翊钧已经寿终正寝，明熹宗朱由校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把仅剩一口气的钱若赓释放，他才没有死在诏狱内。

本来封建时代所有的监狱都是人间地狱。但在明代，凡是偶有从诏狱中被转到刑部监狱中的犯人，对比之下，竟觉得刑部监狱简直就是天堂了。

明末瞿式耜曾经写道：“往者魏（忠贤）、崔（呈秀）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瞿忠宣公集》卷1）

显然，比起刑部监狱这座人间地狱来，诏狱的惨无人道，实在是第十八层地狱！

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之流阉党关进诏狱，受尽凌辱、酷刑，惨死狱中，不能不是个莫大的悲剧。特别是杨涟，他曾经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认为“寸磔忠贤，不足尽其辜”（《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确实是个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铁骨铮铮之士。但是，包括杨涟在内的“六君子”，无一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杨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里，固然有“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碧血录》第7页）以抒愤懑。但是，他在临死前写的《绝笔》中，仍然坚信，“涟死非皇上杀之，内外有杀之者。”“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碧血录》第2—3页）

明孝宗(朱祐樞)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在诏狱中写下的“昔为霜下草,今为日中葵。稽首沐罔极,欲报难为词”(《空同诗集》卷6第4页),可以说写出了明代所有关在诏狱中的那些忠而获咎者的心声。杨涟辈对魏忠贤恨之入骨,但魏忠贤难道不正是假天启皇帝朱由校至高无上的皇权,才得以逞凶肆虐,作恶于诏狱之中,流毒于普天之下的吗?就此而论,杨涟至死还在叨念天恩,同样也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悲剧。

《诏狱惨言》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从而揭示了像《大明律》那样严密的法典以及三法司那样完备的司法机关,在皇帝特设的诏狱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形同摆设。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听一听三百年前杨涟等人在诏狱中凄厉呼喊、悲痛呻吟的惨言,不无裨益。

薛宝钗与大锅饭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巧妇,《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能言善辩、知书达理,并能描龙绣凤、吟诗填词,当然也是一位巧妇。但是,有的巧妇让人同情,譬如,烹调手艺高超但无米下锅,这就是人们经常感叹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另一种巧妇,明明手中有米却乱煮大锅饭,这就令人生厌了,薛宝钗就是个典型。谓予不信,请看《红楼梦》第56回。

这一回的标题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说的是贾探春在大观园里搞了一点小小的改革,学赖大家的样子,把花园里的竹林、稻田、瓜果、花草以及洒扫庭除,都包给指定的老妈子们。

这样做的目的,探春说:“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